





## 初试赛车

我坐在一张极不舒服的金属椅子上，双腿伸直，两眼凝视着我脚上那双皮靴的靴头。我让脚上的皮靴像木偶戏里的角色一样摆动，左面的靴头是戏中主角，右面的靴头是朝他爬近的威胁他的鳄鱼。

我感到无聊透顶.....

附近不时有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天空中的太阳像一团火球一样燃烧着，这里充满润滑油、汽油和烤香肠的气息。

突然，一个黑影落到我伸直的双腿

上，他一定是一位身材高大、肩膀很宽的男子。

“是爸爸吗？”我边问边努力转动身体，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头盔紧紧地罩在我的头上，并把我讲话的声音全部堵在了头盔里，使外界一点儿也听不到。

我抓住头盔的边缘，想把它取下来，但是它就像长在我的头上一样，我根本无法把它举高一毫米。

空气！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头盔里闷得令人窒息。

这时，我感觉到两只有力的手像起重机的铁爪一样，紧紧抓住我的两条上臂。我被举高了，好像我最多只有十公斤重似的。

我身后一定有好几个人，绝对不止一个人。

“放下我！”我高声喊叫，但隔着头盔，我的声音肯定非常微弱。我蹬踢双腿，但



是都踩空了。

根本不可能看到是谁把我架空的，因为这讨厌的头盔阻止了我把头转向侧面，但是，我却能看到我被送往哪里。

一辆红色的赛车停在前方，赛车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十分耀眼。

有人抓住我蹬踢的双腿，把我塞进了一个狭窄的管形物体的开口中，这个管形物体就是赛车的驾驶座。

我被放在一个坚硬的贝壳形座位上，然后有人迅速地把身体的各个部位用皮带扎紧。皮带搭扣像手铐一样，发出喀哒喀哒清脆的金属声响。

“这是干什么？”我不满地问，但是没有人理我。非常遗憾，我患有广场恐怖症，这连我的外祖父也不知道。在狭窄的车座里，我感觉好像被关进了一台压榨机里，我被挤得透不过气来，似乎有一条细长的软管正在慢慢收缩，准备把我挤碎。

我连呼吸都感到十分困难，因为皮带把胸部勒得太紧了。

“没有人需要你呆在这里，滚开！”我从头盔的右侧听到有人说话。

我把头扭向右侧，但只能看见自己头盔上的红色塑料块。

“要是你再在这儿露面，你就该倒霉了！”在我头盔的左侧响起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我当然无法透过很厚的防撞头盔直接听到他们的说话，但是头盔里安装的便于车手和指挥中心进行对话的微型扩音器帮了我的忙。

这些人的阴影移开了，他们移到了黑色的沥青路面上。我仍坐在赛车里，独自一人留在原地。

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我试图减慢呼吸节奏 使自己平静下来。

我虽然非常想知道是谁在捉弄我，但是我首先必须把思想集中到另一个问题上，即我怎样才能从赛车中出去。赛车停在骄阳下，我要是不尽快摆脱这种状况，赛车对我来说就好像一个灼热的烘箱。

我的焦虑很快结束了，因为我突然觉察到有一块阴影罩在我的车上。

我抬起头，想睁开眼睛，但是这根本不可能！

赛车在移动，它滚进了遮阳棚的下面，而且滚得越来越快，只看到左右两侧一擦一擦的报废轮胎从车子旁边滑过去。我坐在赛车里，穿行于通向修理站的通道上，这条通道此刻空无一人。我看到旁边有通向其他赛车队修理站的进口，我必须发出求助信号 但是应该发什么信号呢 我又该怎样发出信号呢 我发现 我的周围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我身处险境。

在通向修理站的道路尽头，出现了一条赛道。几辆赛车像彩色的旗帜一样，正一面一面地在赛车出口处飘过。那里正在进行直道试车，也就是测试车速的行驶。

我的赛车还在移动，那几个把我塞进赛车驾驶座的家伙把我的赛车推进了赛道。

这纯粹是荒谬的举动！其他车手当然

没有考虑到我的出现，要是我的赛车就这样停在赛道上，将不可避免发生碰撞事故。

我仿佛看到我的赛车被撞翻了，发出爆炸声，车身被撕成碎片，油箱爆炸，我也被炸飞到空中。灼人的热浪朝我扑过来，就像一个血盆大口吞噬了我。

这也是我的缺点之一，我总是把事情想像得十分糟糕。

但是这一次却比我想像的更加糟糕。这些家伙把我的赛车横放在赛道上，然后一个个都溜走了。

我担心地朝左边试车车手可能出现的方向看了一眼，但是没有看到他们。

“这些混账东西！”我在头盔里骂了一声，同时用力朝下踩踏板。

赛车朝前猛冲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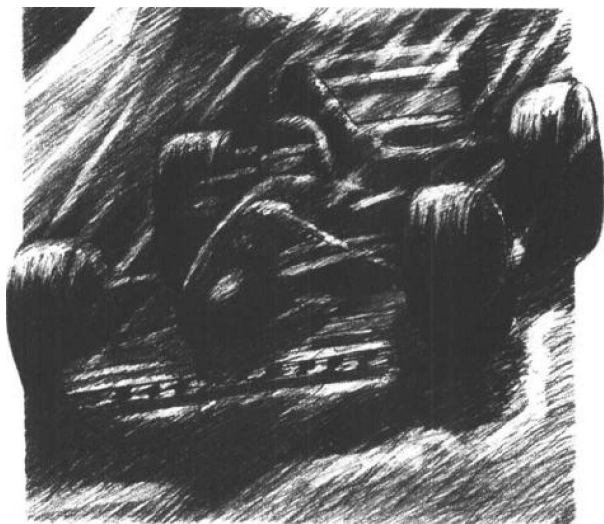
这是怎么回事？发动机启动了没有？这些家伙搞的什么名堂？

我再次踩下油门踏板，又一次剧烈

的前冲。

这辆赛车看来随时可以启动，只要我能正确操作 我就能救自己。

我双手抓住方向盘，朝右转，赛车朝前开了！我可以把赛车开到和赛道平行的位置，这样我至少不再是车道上的障碍物。但是这还不行，我必须离开赛道才安全。



我重新踩油门踏板，发动机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同时感到由于赛车加速，我好像在车座中朝后挤压。过了一会儿，我把踏板完全踩到底，但是车速并没有更快，至少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快，因此我必须换排档。

几年前，我在外祖父的农庄里学过汽车驾驶。老头儿——我往往这样称呼外祖父——教过我当然是避开别人教的。

这时，一辆赛车从后面呼啸着渐渐向我靠近，然后紧擦着我的赛车飞驰过去。

从那辆赛车摇晃的程度可以看出，车手很迟才发现我。那辆赛车虽然超到了我的赛车前，但它行驶不稳，一直左右摇摆。终于，随着砰的一声响，那辆赛车冲进了堆起的草垛中，草垛整个儿地被冲散了。

接着，那辆赛车高速冲撞车道边上的隔离装置。赛车立刻翻身了，一股火焰蹿向空中。

我对这起事故负有责任，我必须无条件地离开这条赛道。

我还是用第一档速度朝前慢慢地行驶，周围也没有地方可供我躲让。

我用眼角扫了一下，看到一个人影从火中蹒跚地走出来。看来失事赛车的车手没有受伤。

再过几秒钟，肯定又会有其他赛车抵达这里。这些赛车必然会形成一个密集的车群，像一堵墙一样向我压过来。

我必须马上换排档，但车子里既没有离合器踏板，也没有变速操纵杆。我面前只有一些彩色的按键、旋钮和指示器，方向盘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只像喇叭一样的开关。



马克为了开得快些，  
必须换到更高的排档，但  
是他应该怎样换档呢？

- A** 操作方向盘左右两侧的开关。
- B** 旋转旋钮。
- C** 踩下油门踏板。

# 2

## 梦醒时分

我没有成功。虽然我对我的动作很有信心，但是我始终没有能够换到更高的排档。

重新尝试了一下，我还是不能完成这样一种奇特的换档操作。我一时手足无措，只好在那些无法按习惯方式操作的各个按键上东揪揪西按按。

我创造了奇迹，终于能够加速了，甚至能换档到第三档和第四档。车速指示器上的数码不断向上跳，每小时 100 公里，

150公里 ,200 公里.....

我感觉赛车好像吸附在车道上了。我的赛车飞速地在星期天将要举行大奖赛的赛道上奔驰。在进入 U 字形弯道前的直线车道上，车手们往往能创下极高的车速纪录 最高时能达到每小时 300 公里的速度。

高速行驶使我突然有飘飘然的感觉。我不再考虑其他车手的举动，他们现在正在试验用于比赛的新的驾车战术，而我只想开得更快一点。

我两侧的一切东西似乎在飞快地向后倒退，前方其他赛车的车尾扰流器离我越来越近，我的车速比他们的快得多，我正在超越他们。

我前方的赛道上，有四辆赛车在并排行驶，这些赛车好像形成了一堵铁壁铜墙，不让任何人超越。赛车驾驶座里当然没有喇叭，不过即使有喇叭也不会有人

听到鸣叫声。

我朝这些赛车飞驰过去。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的到来。快点让路！我在心里大声喊叫，我必须超过他们。

我的脚从油门踏板上松开了，但是我的赛车丝毫没有慢下来。浅绿色的时速指示器上始终显示着一个黑色的数字：260。

我马上就要冲进这个车队中。这时，其中一辆赛车滑出赛道，接着，其他所有赛车手都受到惊吓，有一辆赛车好像失去了地面吸附力，被甩到了空中。

快刹车！我这时完全忘记了，我的赛车里也有制动器的。

我用脚使劲踩刹车踏板，但效果等于零。

再试一次，还是没有用。

我快速冲进在那一瞬间刚好分开的两辆赛车的狭缝里，并把我两旁的赛车挤

向两侧。我两旁的赛车又猛烈碰撞其他赛车 最终导致这些赛车互相来回碰撞。

很快，一团烟雾腾空而起，浓烟笼罩着我 我无法再看清任何东西 然而 我还得继续快速行驶。

“不！”我在头盔里惊叫着 并手忙脚乱地拨弄着方向盘。

“你午睡是否睡过头了？”我身旁有一个声音在大声问我。

我睁开了眼睛 看到父亲正在嘲笑我。噢 原来是一个梦，一个让我紧张和害怕的梦。

我终于回到了现实中。此刻，我正坐在一张极不舒服的金属椅子上，天空中的太阳晒得我浑身灼热。

我坐在一级方程式赛车中最出成绩的卡拉索车队的营地，这家企业的总经理是我的父亲。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待在一起了，所以这一次，他一定要我陪他亲临意大利蒙特内罗 F1 大奖赛现场。

自从我母亲去世以后 我一直住在我外祖父的农庄里。我们称这个农庄为“秘密情报总部”，因为外祖父在这里设立了他的工作室。他早先一度是“赛克洛普”侦探事务所的首席侦探，由于得了严重的神经炎，他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活动，但是他能通过电话与计算机和整个世界联系。这个农庄巧妙地掩护了他的真实身份和活动情况。

外祖父提议我去了解一下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内幕，这对我来说很有诱惑力。虽然我和父亲有些隔阂，但我还是来到了意大利。我父亲认为我被宠坏了，不知天高地厚。幸好我的许多事情他都不知道，否则的话，他肯定认为外祖父分配给我“秘密任务”是另有目的的。

父亲高出我两头 头发乌黑 每天精神饱满，但是他职业上的艰辛使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冷酷的人。